

国画色彩运用的艺术魅力和精神内涵表现研究

刘晓丽

(忻州师范学院五寨分院,山西忻州 036200)

[摘要]中国画是华夏文明独具特色的造型艺术形式,在绘画材料与工具的选择上,中国画特有的宣纸、绢本作画材料和毛笔书画工具,在世界上独树一帜,其艺术造型理念与造型工艺辐射整个东亚文化圈。尤其是中国画的色彩,作为中国绘画领域非常重要的元素之一,它的发展不仅受到了易学、五行学说、儒家、道家、释家等古代哲学观的影响,亦受到文人士大夫阶层的文人作画思想影响,遂产生了“以色貌色、随类赋彩、水墨为上”等用色理念。在此,特从中国画的色彩发展历程、工具材料、用色形式、艺术魅力及精神表达内涵等方面展开分析,以供学鉴。

[关键词]国画;色彩运用;艺术魅力;精神内涵;表现手法

[中图分类号] J2 **[文献标识码]** A

doi:10.3969/j.issn.2096-711X.2025.05.067

[文章编号]2096-711X(2025)05-0196-03

[本刊网址]http://www.hbxb.net

引言

在不同的时期,中国绘画色彩形式是多变的,它具有时代性的社会文化特征,主要受到材质材料、绘画工艺、绘画工具、绘画技法、绘画理念等因素的多方面影响。但总的来说,其用色理念基本遵循“以色貌色、随类赋彩、水墨为上”的三大逻辑,然后结合中国画特殊的工具——毛笔,来进行色彩语言表达形式的探索、发展与衍化。就中国画色彩的一般规律而言,及至近代,随着中西方文明的不断交融,中国画色彩方在中西方色彩观的碰撞之下,在传统的用色模式基础之上形成了新的变化。

一、中国画色彩颜料及绘画工具的材质特性

中国画的颜料,通常可分为石色(又名矿物色)和植物色两类。石色即用天然有色矿石磨制以明胶调和而成的颜色,常用颜色有朱砂、朱膘、赭石、石青、石绿、白垩、黑石脂等。石色颜料色彩鲜艳度非常高,且覆盖能力非常强,但是在具体作画过程中必须严格遵循“三矾九染”的制作工艺用胶矾对上色后的画作进行多次罩染,每一次颜色都需等待颜色定型之后,方能进行下一层的罩染工艺。植物色则是由植物色素提炼而成以水调制入画的颜料,常用颜色有胭脂、藤黄、花青、黑墨等。植物色颜料“水”性较为足,干湿变化亦反差较大,但其颜料的颗粒度往往能显示出多样的肌理效果。其外,金银粉作为一种特殊的颜料,也在传统的中国画中被广泛应用,尤其是宗教神像画和宫廷画的制作方面,沥粉贴金作为一项特殊的装饰工艺广为僧俗教众和贵族官绅所喜爱。

在中国颜色的发展史上,由于矿物颜料的昂贵与植物颜料保存期较短且颗粒大,致使很多壁画、帛画、绢画作品都褪色严重。隋唐时代引入化学制颜料后,才为颜料的发展提供了契机。宋代以后,得益于“三矾九染”工艺的成熟,胶矾水对石色颜料和植物颜料的固定作用增强,才使得中国画色彩彰显出饱和、均匀、厚重、沉静的色彩气质,并使得色彩鲜艳度得以长期保存。但也正是因为“三矾九染”工艺的繁琐,在元代兴起了文人水墨画,大量画家开始将时间和精力放置于对水墨层次的玩兴上,而失去了对颜料的研究和制作兴致。

收稿日期:2024-3-5

基金项目:本文系2022年度山西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国画色彩运用的艺术魅力和精神内涵表现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022SJ359)。

作者简介:刘晓丽(1984—),女,山西忻州人,忻州师范学院五寨分院讲师,硕士,研究方向:美术学中国画。

如上文所述,中国画颜料能够色彩饱满且历久弥新,得益于中国画颜料特有的调和剂——胶矾。尽管胶矾水不能溶解金、银元素,但其粘性足以将之牢牢固定在画面之上。胶矾分为动物胶和植物胶两种,其中有一种用牛马皮筋骨角质混合而成的黄明胶较为常用和普及。其次是现代化学合成的白矾胶,如今也被大规模使用。胶矾水的调配比例为2:1,即100克胶加50克矾以1250毫升水调配。胶矾水的涂抹必须匀薄得当,否则会使纸绢变脆,待胶矾水干透后便可作画。

中国绘画的画底,是因人而异的,不同的审美需求搭配与之相应颜色、材质的画底,如生宣、熟宣、半生宣纸,以及绢本、木本、黏土(壁画用)、砖墙、器皿表面、岩壁等,这些画底作为不同的绘画载体,对笔墨色彩的表现影响非常大。

毛笔,中锋侧锋兼用,柔弹遒劲,粗细两用,勾线晕染兼顾。可以说,正是因为毛笔的晕染特性、十八描特性(泛指用笔技法多样),使得中国画的审美范式在世界范围内独树一帜。据战国晚期木椁墓的发掘,最早可考的毛笔是“长沙楚笔”,发端于仰韶和马家窑文化,称“聿”。秦统一六国之后,统一规范称之为“笔”。毛笔的中轴是硬毫,外层覆软毛,笔头兼具遒劲弹力和储水两种特性,它的制作是将笔头前端掏空置于笔杆之中。毛笔既能勾勒线条,也易于铺面染色,刚柔并济,干湿两用,能表现出多种墨色的变化。

时至现代,中国绘画工具仍保持原貌,但颜料制作工艺已经随着化学科学的发展成熟基本采用色彩类别较为丰富的化学色。现在常用的中国画颜料只有十种左右,分锡管装流体颜料、块状颜料(需泡制)、粉状颜料(需搅拌)三种。随着现代中国画的发展,画家们启用了大量的国外颜料用于绘画创作,同时也开始使用拓印法、喷印法等新型技法以制作不同的色彩肌理。但总的来说,中国绘画工具和材料仍未有大的变化,这表现出中国绘画工具、颜料及之中工艺历久弥新的生命力。

二、中国画色彩的平面性特征

与西方的立体形式色调塑造方法不同,中国画色彩各类题材画作的色彩是不基于明暗关系的,中国画是平面化的,

通常是以色彩鲜艳、明快而又强烈的对比手法描绘万象。这种色彩语言,注重给人视觉和心理创造冲击感。也正是因为这种取舍,中国绘画无论是从构图方法、线条勾勒、还是色彩运用,都极其注重发展材质本身的形式美感,即西方所评说的“东方韵味”。这种“东方韵味”与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和艺术感受是密切相关的,中国画的意境与神韵营造反映于色彩运用方面,不采用“立体堆叠”的方式塑造三维空间感,而是采用平涂色块的方式,以色彩形状、面积大小、冷暖分配来调和画面,正是这些技巧方式促成了中国绘画中色彩的平面性特征。具体来说,中国绘画的平面性特征包含两个概念,一个是画面整体性的概括化的平面性特征,另一个是技法运用上的平面性特征。其外,中国绘画中的色彩运用极具主观意向性,画家们并不会僵硬、死板地客观描绘事物本身的色彩,而是将大千世界中形形色色事物的色彩进行灰度统一,然后提炼成特定灰度的色调来主观地表达情绪,进而使得色彩更具艺术形式魅力。

中国传统画色彩平面性特征的运用表现最早可追溯于新石器时期的彩陶艺术,器物表面的黑彩、红彩、白彩、黄彩等都是以平面性的色彩形式涂抹勾勒在器物表面。秦汉时期,随着宫殿寺观壁画和墓室壁画的发展流行,朱、赭、绿、青、金等色亦被应用,不同颜色勾勒的线条灵动飞扬,给画面增加了生动活泼之感。汉时期帛画也有重要发展,如《马王堆一号汉墓T型帛画》就是在丝织品上的作画,色彩表现也更为细腻,有石青、石绿、朱砂、蛤粉等多种颜色。魏晋时期佛教传入中国之后,中国画的传统色彩渐趋鲜艳明亮。唐代时期,中国画色彩运用了撞色比较明显的正红、正绿、正青等颜色,同时为了协调画面也会大量运用黑、白、灰来进行中和,具体画面可参考敦煌莫高窟112号窟的《反弹琵琶图》、榆林窟025号窟南壁的《观无量寿经变》等。宋代时期中国画的色彩追求以“雅、淡、寂、静、柔、和、婉、丽、秀、深、奇、简”为美,强调“意境清幽”。时至明代,中国画的色彩运用如上文所述只是在颜色审美倾向上有变化,平面化的处理手法上一直保持不变。清代由于与西方国家的接触,意大利米兰人郎世宁(Giuseppe Castiglione, 1688年—1766年)在清代康熙五十四年来中国传教,随即入皇宫任宫廷画家,方才使得中国画的色彩运用表现出立体效果。及至现代,中国画的色彩运用几无固定审美倾向,既有淡雅浅置的处理手法,也有明艳丰富的处理手法,在立体与平面的处理手法上也不再拘泥于一式,而是呈现出百花齐放的新格局。

三、中国画的传统赋色形式——以色貌色、随类赋彩、水墨为上

(一) 以色貌色

中国绘画的色彩运用始于新石器时代的彩陶纹样,如人面鱼纹盆所描绘图案,这是目前有据可考的中华先祖对色彩表达的最初尝试。此时期,简单线条勾勒和平涂填色是主要绘画手段,其所用的工具多是硬质木棍等,比较粗糙。时至毛笔在战国时代被正式发明之后,中国画的色彩运用才开始包含着色彩观,但因列国分裂,并没有统一的用色观,且极具地域色彩。如受易学阴阳观影响,绘画用色讲究两两相对(对比色的应用)、两两互补(互补色的应用)。如受五行学说影响,秦国认为自己是水德,绘画崇尚黑色并以其为主色;赵国认为自己是火德,绘画崇尚红色并以其为主色;楚国认为自己是土德,绘画崇尚黄色并以其为主色……时至东晋,顾恺之所著《论画》中明确提出绘画用色理念是“以形写神”,主张“迁想妙得”等绘画主张。而南朝刘宋时期的宗炳在其

所著的《画山水序》中提出“以形写形,以色貌色”的绘画主张,即以自然物为观察物象记录其最真实的色彩。这一绘画主张为后世谢赫六法论中的“随类赋彩”理论形成了铺垫。

(二) 随类赋彩

南齐画家谢赫在《古画品录》中通过细致品评前代27位画家名作后,在六法论中对中国画的用色方式提出“随类赋彩”理论,之后这一理论便成为中国画色彩观念中的主流。其中,“类”表示物象的固有属性、固有颜色、固有表现程式。传统中国画只画物象的固有色,环境色则被主动忽略。表达形式上则采取相互衬托、对比、呼应、避让的原则布局色彩“结构”,这种色彩结构纯粹基于绘画形式的组合,与西方所言及的形体三维结构无关。

(三) 水墨为上

水墨画起于汉代,但兴于元代之后。水墨也讲究用色,所谓墨分五色,焦、浓、重、淡、清,这五色都是黑墨,区分在于灰度差异及其所产生的色彩感受。“水墨为上”理论源于文人画的兴起,彼时的士大夫们囿于单色平涂作画方式的单调,开始将水墨色沉醉于晕染技法的运用,此后便形成了水墨变化趣味高于颜色变化趣味的审美观念。但这种区分并不严格,墨色和其他彩色颜料同样也可以混合使用。只是因为文人画家们沉醉于墨色趣味的多变,方有了如此的好恶取舍。

四、不同题材下的国画色彩格调、艺术魅力和精神内涵表现

(一) 人物画的色彩运用探究

人物画分工笔写实与水墨写意两种。工笔人物写实画又分宗教人物画、宫廷人物画、士大夫人物画三种。宗教人物画多服务于道家、佛家,用色较为绚丽,突出偶像的神格特征。宫廷人物画多服务于皇室贵族,用色同样绚丽丰富,以突出奢华尊贵之感为主。士大夫人物画,用色则较为淡雅、清逸,强调赏玩性。而中国的水墨写意人物画尤以宋代梁楷所作为神,如其《泼墨仙人图》《李白行吟图》,以简洁笔墨表现出人物的音容笑貌,虚实相生,凝练而又不拘细节。可谓之“神”作。

(二) 山水画的色彩运用探究

石绿和石青是山水画中应用最为广泛的颜料,二者契合了中国山水画的独特语汇,即青绿山水。墨色的运用,则按照“墨分五彩”——焦、浓、重、淡、清五种色泽辨识度,直接与彩色颜料进行调和,但也仅限于黑白两色。后期的文人们采用了多种形式的“破墨法”来进行绘画,如浓墨破淡漠、色破墨、墨破色等方式,这些都是营造不同晕染效果的常用手段。其次,山水画常用的设色手法有八类,分别是涂法、叠晕法、勾法、填法、敷金法、染法、醒法、作底反衬法。其三,中国传统山水画的色彩以“厚重、亮丽”唯美,配以金泥勾点,颇具冷艳、淡雅气韵。其四,中国山水画的色彩是为意境营造服务的,意境所指,色彩差异皆有不同,但无论何种山水画作,都以“气韵生动”为绘画品鉴的先导,进而进行具有情感倾向的色彩表达和具有高度概括性的肌理提炼。

(三) 花鸟画的色彩运用探究

中国花鸟画的设色表达手段主要是重彩、淡彩、水墨三种。重彩,即彩色颜料多水少;淡彩,即水多而彩色颜料少。无彩,即水墨。中国花鸟画讲究“淡彩清逸、重彩古厚,用色古雅为高,配色和谐为妙”,其背后反映的是中国传统的“内敛含蓄”思想。而水墨用色,主要受道家“抱朴”思想影响,中国花鸟水墨画摒弃表面浮华,专注于水墨单色的本真。而儒

家提倡“素以为绚”，主张淡雅用色格调。在审美趣味上，几千年如一。中国花鸟画中不同的颜色代表着特定的气质。“黄”色代表皇权尊贵，“绿”色代表生机自然，“红”色代表喜庆吉祥、“白”色代表洁净单纯……但这些色彩及其所属的气质，是非常具有主观性的。花鸟画色彩运用的格调问题实质上反映的是作者的审美取舍问题。

结语

在此对中国画色彩运用发展历程、工具材料、用色形式、艺术魅力及精神表达内涵等方面表述，只能延用分类概述的方式对其进行简要梳理。细致分析还需结合具体的画作进行分时代、分工艺、分审美趣味等的品评。但须明确的是，中国绘画色彩并非是中国画的主要表现形式，墨与线条才是中国绘画的主要表现形式。从这一点看，中国画色彩运用的艺术魅力和精神内涵表现还是比较单调的。

参考文献：

- [1]李川.从色彩到国画:探究色彩在国画创作中的应用[J].色彩,2023(8):81-83.
- [2]王芳.国画色彩语言的表达[J].吉林广播电视台大学学报,2022(5):115-116.
- [3]刘贲.国画中色彩的内涵探析[J].辽宁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4):52-54.
- [4]李悦.中国画色彩的运用及特色[J].西部皮革,2019,41(11):78.
- [5]李锋.再探大学国画教学的新色彩、新观念[J].大众文艺,2023(14):217.
- [6]陈淑敏.国画元素在水彩画中的个体特色运用分析[J].艺术科技,2022,28(8):105.
- [7]张海鹏.国画山水中色彩的运用技巧探析[J].美与时代(中),2023(2):24-26.

Research on the Artistic Charm and Spiritual Connotation Expression of the Applic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Painting Color

LIU Xiao-li

(Xinzhou Normal College Wuzhai Branch, Xinzhou Shanxi 036200, China)

Abstract: Chinese painting is a unique plastic art form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In the choice of painting materials and tools, the unique Chinese painting of rice paper, silk painting materials and brush painting tools are unique in the world, and its artistic modeling concept and modeling technology radiate the whole East Asian cultural circle. Especially the color of Chinese painting, as one of the very important elements in the field of Chinese painting, its development is not only influenced by the *yi*, the five elements theory, Confucianism, Taoism, interpretation of the ancient philosophy, also by the painting ideas of literati class and scholar-officials. Therefore, the concept of “painting the basic color of the object, painting the color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lass, and regarding ink painting as the high realm” is formed. Here, this paper is analyzed from the color development process, tools and materials, color form, artistic charm and spiritual expression connotation of Chinese painting, for learning reference.

Key words: traditional Chinese painting; color use; artistic charm; spiritual connotation; technique of expression

(责任编辑:范新菊)

~~~~~  
(上接第195页)

## Several Thoughts on the Essence of Narrative in Novels

YIN Yan

(Northeast Forestry University, Harbin Heilongjiang 150040, China)

**Abstract:** Novels are the main form of contemporary narrative. As the art of fiction matures, the questions of what kind of novel to write and how to write it have always been the concern for both novelists and readers, which are related to the essence of storytelling. Truth and fiction, dialogism and literariness are the essence of narrative works. By understanding the issues of truth and fiction in narrative works, one can know that they provide a possible world; by understanding the dialogism of narrative works one can know the polyphonic nature of novels, which serves as a place for intellectual dialogues; by understanding of literariness one can know the narrative ability of writing. Another significance of clarifying the essence of narrative lies in helping readers find the meaning of reading novels, including influencing people's behavior and judgment in the real world, helping readers accept and enter another culture, helping readers enjoy the pleasure brought by novels, stimulating people's emotions, and helping readers seek the ending meaning through narrative works.

**Key words:** nature of narrative; rise of narrative; truth and fiction; dialogue theory; literariness

(责任编辑:杨雨青)